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二十七

列傳五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周諸臣傳以下東周

周桓公　周公忌父　周公閱　周公楚　周公

宰孔

周桓公名黑肩周公旦之後也食采于周故亦曰周公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桓王三年惠六年鄭伯如周朝王王不禮

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十三年桓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伐鄭虢公林父將右軍桓公將左軍鄭為左右拒以當王師王師敗績莊王三年桓十八年桓公欲弑王而立王子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告王遂與王殺桓公王子克奔燕初子克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桓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桓公弗從故及辛伯周大夫也其後周公忌父為王卿士大叔帶

之難狄師伐周獲忌父左傳

周公閱周之三公也襄王二十二年僖三十年王使閱聘于魯僖公饗之有昌歜白黑形鹽閱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及頃王崩匡王立閱與王孫蘓爭政將訟于晉王叛王孫蘓使尹氏尹氏卿士與聃啟聃啟大夫訟閱于晉趙盾平王室而復之後有周公楚者簡王六年成十一年楚惡惠襄之族之偪也且與伯與伯與爭政

周卿士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左傳

周公孔為周宰

杜預注宰官周采地

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二十二年僖五年齊侯帥諸侯會王大子于首止以定其位故王恨齊欲鄭伯叛之將盟王使宰孔召鄭伯鄭伯遂逃歸不盟

襄王元年僖九年諸侯會于葵邱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既

盟宰孔先歸左傳

遇晉獻公宰孔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屬會也乘車之會三也存亡國三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于怨讐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

懼焉其有勤也獻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淵戎狄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汪大貌苟違其道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脩閉守脩治也而輕于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國語按宰孔與忌父同時經謂宰孔曰宰周公杜注忌父曰周卿士豈一采地同時而有二公乎抑孔其名忌父其字乎

論曰黑肩比子克宰孔右子帶不弭亂而樹亂所謂從君者與若夫辛伯之訓知所本矣凡有國者鑒之哉

單伯　單襄公　單頃公　單靖公　單獻公

單成公　單穆公　單武公　單平公單愆期附

單襄公名朝王卿士其先為單伯封于單周之親族也韋昭注

莊王時宋弑閔公單伯會伐宋頃王時單伯為魯請子叔姬于齊齊人執之既而赦之單伯如魯致命春秋貴之

公羊單伯淫于子叔姬穀梁同

單襄公事定王定王使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火心星）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襄公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星名角星相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盛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氐亢之間謂寒露之後五日天根朝

見水潦盡竭也木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謂寒露後十日草木枝節皆理解也駟見而隕霜駟房星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挶畚土籠挶舁土之器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于午土功可以始也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

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奥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于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理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

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致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于周承王命以為過賓于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亂續之常棄

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閒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定王六年宣八年襄公如楚八年宣十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宣十一年楚子入陳國語

十七年成九年晉景公平戎于王王使襄公如晉拜成十八年成二年晉敗齊于鞌使鞏朔獻捷于周王弗見使襄

公辭焉曰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左傳

簡王十一年成十六年晉敗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王叔陳生周大夫王叔簡公飲之酒明日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王卿士與之語召公以告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即郤至食邑于温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己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戰而

勝是吾力也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令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于四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

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益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益也求益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益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于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為己力佻偷也偷天功以為己力也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

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于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之國語

十二年成十七年襄公會諸侯伐鄭六月盟于柯陵左傳

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卿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

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襄公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

高位寔疾僨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于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偪于晉而鄰于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長翟之人謂叔孫僑如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逐叔孫僑如是年晉殺三郤明年晉厲公被弒而

齊人殺國佐皆知其言晉孫談之子周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適周事襄公襄公有疾名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

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于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國語

單襄公卒子頃公亦為王卿士靈王二年襄三年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左傳

單靖公頃公子靈王九年襄十年單靖公代王叔陳生為卿士以相王室晉羊舌肸之聘于周也靖公享之儉而

敬賔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羊舌肸肸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單若有闕必兹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于它矣國語

靖公子獻公亦為周卿士單獻公棄親用羈景王十年昭七年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其弟成公十四年昭十一年單成公會晉韓起于戚視下言徐羊舌肸曰單子其將死乎十二月成公卒左傳

單穆公旗者靖公之曾孫亦為王卿士景王二十一年（昭十八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

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且絶民用以寔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于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二十三年昭二十一年昭二十年傳作王將鑄

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絶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故聖人慎之

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

國語

初景王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及傅賓起

有寵于王單穆公劉文公惡之二十五年（昭二十二年）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穆公劉文公而王崩子猛立是為悼王五月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六月葬景王子朝作亂逐劉文公文公奔揚既而如劉單穆公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單穆公出奔王子還與召莊公（召伯奐）謀（子朝黨）曰不殺單旗不捷也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遂奉王以追單穆公及領（周地）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單穆公覺之

亡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穆公殺還遝姑發弱𩣡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子朝奔京單穆公伐之京人奔山劉文公遊入于王城會鞏簡公甘平公敗績于京（並周卿士）單穆公欲告急晉七月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於皇劉文公又如劉單穆公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鄩肸（子朝黨）伐皇獲之焚諸王城之市八月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伐單氏之宮兵敗單氏反伐之十月晉師九州之戎納王于王城單穆公劉文公以王師敗

績于郊十一月王子猛卒敬王立十二月晉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伐京毁其西南敬王元年昭二十三年正月王師晉師圍郊郊鄩潰王使告閒晉師還四月單穆公取訾劉文公取牆人直人六月子朝入于尹尹文公圍誘劉佗殺之佗劉文公族單穆公從阪道劉文公從尹道伐尹單穆公先至而敗劉文公還以王如劉子朝復入于王城尹辛敗劉師于唐四年昭二十六年單穆公復如晉告急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又戰于施谷劉師敗績七

月劉文公以王出王城人焚劉王次于滑十月王起師於滑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子朝奔楚召伯逆王于尸及劉文公單穆公盟王入于成周單穆公卒子武公亦為王卿士敬王十六年定六年子朝之餘黨儋翩復作亂王處于姑蕕十七年定七年單武公及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翩晉復送王入于王城單平公者亦為王卿士敬王三十八年定八年平公會魯哀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又有單徑期者周卿士單公子也

為靈王御士初靈王弟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逕期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靈王子景王弟周殺佞夫儋括奔晉左傳

劉康公　劉定公　劉獻公　劉文公　劉桓公

劉康公字季子定王母弟也公羊傳

食采于劉定王八年宣十年王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于

大夫季孫行父仲孫蔑皆儉叔孫僑如公孫歸父即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寛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寛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乃可以長保民矣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

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寛于死以儉足用則遠于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今夫二子者儉則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國語

十三年宣十五年晉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趙同也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十七年成元年晉平戎于王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内史叔服諫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簡王六年成十一年晉郤至與周爭鄇田鄇温别邑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單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蘓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

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八年成十三年魯成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

成子卒于瑕左傳

劉定公夏者王官師靈王十三年襄十四年將昏于齊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十四年襄十五年劉定公逆王后于齊景王四年昭元年號之會王使劉定公勞晉趙武于潁館于雒汭劉定公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定公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

将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晋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隷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十二月趙武卒左傳

劉獻公摯王卿士景王十六年昭十三年與諸侯會于平邱晋人将尋盟齊人不可晋侯使羊舌肸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茍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

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二十五年（昭二十二年）劉獻公卒單穆公立其庶子狄是為文公狄又名卷字伯蚠初事單穆公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劉文公惡賓起之為人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及景王崩王子朝作亂劉文公奉王子猛出次于皇子猛卒敬王立敬王四年（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敬王乃入于成周（詳單穆公傳）十四年（定四年）劉文公會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以楚納子朝故七月劉卷卒（左傳）

先是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其後周殺萇弘及貞王劉氏亡國語

劉文公子是為劉桓公敬王十六年定六年周儋翩率子朝之餘黨以作亂王處于姑蕕十七年定七年劉桓公與單武公敗尹氏于窮谷十一月劉桓公單武公逆王于慶氏晉師送王復入于王城十八年定八年劉桓公伐儀栗孟單武公伐穀城簡城以定王室焉左傳

論曰定靈之際單劉賛王室尸盟會諸侯嘗以得王命為重由是而樹德振功猶可儌殷道之中興惜乎不及此也子朝之難旗卷晝瘁然翟泉涖盟而王子虎卒召陵涖盟而劉卷卒周之不振抑以天乎終春秋唯卒二

御葢有微意也

內史過

內史過周大夫惠王十五年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王問諸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

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于神

國語有神降于莘王問于内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

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寔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

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往獻内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内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于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

難乎十九年晉取虢

襄王三年（僖十一年）王使召武公及過賜晉侯命（惠公也）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左傳）

國語襄王使召公過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

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内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

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王

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

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

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禄弗諫

而阿之亦必及焉八年晉侯隕於韓十六年晉人殺

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

內史叔興

叔興父周內史襄王八年僖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

鷁退飛過宋都風也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左傳

二十年僖二十年王使太宰文公及興賜晉文公命興歸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

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于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國語）

内史叔服

叔服（叔氏服字也）亦周内史魯僖公薨襄王二十六年（文元年）王使服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頃王六年（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

皆將死亂後皆如其言定王十七年成年元晉侯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三月敗績于徐吾氏左傳

論曰內史過曰禮國之幹敬禮之輿叔興曰成禮義德之則嗚呼辨乎禮義而陰陽從矣周有五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枋之貳固以禮教統官諧民其與叔世尚術誣民者有間矣

富辰附富辛

富辰周大夫王子帶之召戎伐周也周討王子帶子帶奔齊襄王十四年僖二十二年富辰言於王曰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説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鄭人入滑十六年僖二十四年王使伯服游孫伯二子周大夫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莊二十一年鄭虢納王鄭伯享王王予之鞶鑑虢公請器王與之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

伐鄭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亂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令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

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于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

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

國語王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鬩乃内侮雖鬩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勲力于平桓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且夫兄弟之怨不徵于它徵于它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義棄親即翟不祥以怨報德

不仁夫義所以生利祥所以事神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龢寧百姓今閒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

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國語翟師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

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令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蔿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

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内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

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外利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猒也王弗聽

翟后立通于王子帶十八年僖二十六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國語

左傳頹叔桃子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

敬王時有富辛辛及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左傳

萇宏

萇宏周大夫萇叔也景王十四年昭十一年王問于宏曰今兹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二十年昭十七年晉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宏謂劉文公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晉果滅陸渾其

衆犇甘鹿周大獲二十一年（昭十八年）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于王都不亡何待子朝之亂南宮極右之敬王元年（昭二十三年）八月南宮極震（地震壓而死）宏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謂蚠之父劉獻公也）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謂子朝）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二年（昭二十四年）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文公謂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

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晉范吉射攻其君不克奔朝歌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宏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二十八年晉趙鞅以為討周人殺宏初劉文公與宏欲城成周為之告晉衛彪傒及晉女叔寛曰萇叔將不免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及是果及禍左傳哀三年

論曰同人之類族辨物所以主離德之明也襄王舍鄭即狄敬王釋君助臣德之不明族類之所由紊也富死

萇討等死耳富之死為不可及已然執王使討王臣晉鄭不天而萇之死晉為政乎

倉葛

倉葛陽樊人襄王十七年僖二十五年晉文公殺大叔帶納王于王城王以陽樊賜之陽人不服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于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

尋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于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覿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氏國語

伶州鳩

伶州鳩周樂官景王二十四年昭二十一年王將鑄無射問之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宫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以聲奇調利為制大不踰宫細不過羽夫宫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宫匏竹尚議議從其調利草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草木以

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越謂為竽之孔也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入風于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于正用物過度妨于財正害財匱妨于樂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龢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龢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若大匱財

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龢比之不度無益于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問律于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均者均鐘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鐘者度鐘大小清濁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天地人也平之以六六律也成于十二十二律呂也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十一月曰黃鍾乾初九六律之首也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由是第之二曰太蔟正月曰太蔟乾九二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

姑洗（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五月曰蕤賓乾九四也）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七月曰夷則乾九五也）所以詠歌九則（九則九功之則也）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九月曰無射乾上九也）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六間六呂在陽律之間也）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十二月曰大呂坤六四也）助宣物也二間夾鍾（二月曰夾鍾坤六五也）出四隙之細也（四隙四時之間氣微細者）三間中呂（四月曰中呂坤上六也）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六月曰林鍾坤初六也）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

恪也五間南呂（八月曰南呂坤六二也）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十月曰應鍾坤六三也）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細細聲謂角徵羽也鍾大鎛小鍾有鍾無鎛為兩細不相和故以大平細）大鈞有鎛無鍾（大謂宮商也有鎛無鍾為兩大不相和故以平大）甚大無鎛鳴其細也（甚大謂同尚大聲也則久去鎛鳴其細細謂絲竹革木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七律者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歲歲

星從柳九度至張十七度為鶉火周分野也月在天駟天駟房星也日在析木之津津天漢也從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為析木其間為漢津辰在斗柄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星在天黿星辰星天黿一曰玄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北維北方水位也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天黿齊之分野王季之母大姜齊女故言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馬建星在牽牛間謂從辰星所在天黿至析木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言得水類也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辰馬謂房心星

也心星所在大辰之次為天駟駟馬也故日辰馬農祥謂房星晨正而農事起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王武王五位歲月日星辰也三所逢公所馮神周公野所在后稷所經緯也自鶉及駟七列也從張至房七列合七宿謂張翼軫角亢氐房也南北之揆七同也歲在鶉火午辰星在天黿子鶉火周公野天黿周所出自午至子其度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龢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龢其聲于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上宮以夷則為宮聲夷則上宮也故以畢陳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當辰辰在戌

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長謂先用之也辰時也辰日月之會斗柄斗當初陳之時周二月昏斗建丑而斗柄在戌上下臨其時名其樂為羽所以屏藩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黃鐘在下故曰下宮名此樂為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蔟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太蔟在下故曰下官名其樂為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嬴音嫣內汭地名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嬴亂無射在上故曰上宮名其樂為嬴亂亂治也所以優柔容民也國語

王卒鑄大鐘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窕他彫反細而不滿也大者不槬槬户化反橫而不入也則和于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左傳

鐘成伶人告龢王謂州鳩曰鐘果龢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龢今財亡民罷

莫不怨恨臣不知其龢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昭二十三年）王崩鍾不龢（國語）

論曰仁置德武置服陽不服而武以臨之宜倉葛之有言也陽樊屬周不欲隸晋周之德猶有所繫有土有民推以及遠安在其舊物之不可復耶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公孫尼子曰樂者審以一定和和者樂之本也先

王作樂以象德金石絲竹比音而樂之以厎于和也輕重細大其或踰之猶之昌陽于冬扶陰于夏天地且戾豈唯一人州鳩之對猶為細夫

尚史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二十八至三十

主事臣尹壯圖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尚史卷三十八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列傳六

周諸王子傳

平桓莊惠諸子　王子狐　王子克　王子頹　王子帶　甘武公　甘景公　甘簡公　甘悼公　甘平公　甘桓公附

王子狐平王子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

子忽為質于周左傳

王子克桓王子子儀也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黑肩莊王三年桓十八年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左傳

王子頽莊王子毋曰王姚王姚嬖于莊王故子頽有寵蔿國為之師惠王二年莊十九年王取蔿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于王王取之又奪子禽祝跪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石速作亂因蘇氏

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三年莊二十年鄭伯和王室不克王處于櫟秋入于鄔四年莊二十一年鄭虢納王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左傳

大叔帶惠王子食邑于甘謂之甘昭公母曰惠后大叔帶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故齊桓公會王大子鄭于首止謀寧周也二十四年僖七年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明年春諸

侯盟于洮襄王定位而後發喪襄王三年（僖十一年）王子帶召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四年（僖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奔齊十四年（僖二十二年）富辰請召子帶王從之子帶復歸于京師先是王使頹叔桃子（並周大夫）出狄師以伐鄭王德狄人遂以其女為后是為隗氏子帶之復也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十六年（僖二十四年）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子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

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遂出及坎
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子帶復以狄師伐周大敗
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王使告難
于諸侯十七年僖二十五年秦伯師河上將謀納王晉侯辭
秦師而下三月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子
帶于溫殺之于隰城左傳
子帶之後有甘成公甘景公甘簡公簡公弟過為甘悼
公成公孫鰌為甘平公平公子為甘桓公桓公黨王子

朝

靈景諸子　太子晉　王子佞夫　太子壽僭括附

王子朝

太子晉靈王子靈王二十二年襄二十三年穀洛鬬穀洛二水名鬬者兩水格有似于鬬將毀王宫王欲壅之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庳以鍾其

羨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昬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禍亂并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儀之于民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莫非嘉績克厭

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雝者嘗焉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

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國語

晉蚤卒故不立

周書晉侯尚力侵我王畧叔向聞儲幼而果賢作太子晉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而五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

請歸聲就復與田平公將歸之師曠曰請使瞑臣往與之言若能幪予反而復之師曠見太子稱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則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王子應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己仁此之謂天如禹者聖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與必度其正是謂之聖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于商既有其衆而返失其身此之謂仁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利

天下異姓同姓各得之謂義師曠告善又稱曰宣辯名命異姓惡方王侯君公何以為尊何以為上王子應之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伯能移善於衆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名與物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羣謂之君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於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為帝師曠罄然又稱曰温恭敦敏方德不

改聞物闕　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参天子自古誰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師曠曰善哉王子汝將為天下宗乎王子曰太師何汝戲我乎自太皡以下至于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大當時而不伐天何可得且吾聞汝之人年長短告吾師曠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闕將及汝師曠

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尸子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潛夫論太子晉死孔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

王子佞夫亦靈王子靈王崩靈王弟儋季之子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景王二年襄三十年儋括作亂圍蔿逐蔿邑大夫成愆五月尹言多殺佞夫儋括及其黨王子瑕廖奔晉春秋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左傳

太子壽景王子母穆后景王十八年昭十五年六月壽卒八

月穆后崩左傳

景王無適立遂啓子朝之亂也

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景王大子曰壽十八年昭十五年壽卒欲立子猛子朝有寵于景王王與其傅賔起說之又欲立子朝二十五年昭二十三年夏四月王田北山將殺單穆公劉文公而立子朝國語是年殺子猛之傅下門子會王崩子猛立是為悼王五月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三邑周地之甲以逐劉文

公劉文公奔揚單穆公逆悼王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單穆公出奔羣王子追單穆公單穆公殺之子朝奔京已而鞏簡公甘平公敗績于京單穆公告急于晉十月晉師納王于王城十一月悼王崩敬王立元年昭二十三年晉師還子朝復入于王城二年昭二十四年三月晉侯使士彌牟涖問周故彌牟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四年昭二十六年單穆公復如晉告急晉師師納王十月王起師於滑十一月晉師克鞏

召伯盈乃逐子朝子朝遂與其黨奉周之典籍以奔楚王入于成周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藩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

郟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
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
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
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
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
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
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剥亂天下壹行不
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

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

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魯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十五年（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左傳）

論曰欲知來事視已然事桓王寵克两莊王寵頹惠王寵帶景王寵朝剏未愈又養癰焉痛之迫身不且甚于已事乎曠林兄弟日尋干戈悼敬之頃曠紀五年周祚之危不啻朽索係隊石矣或謂東周無大失道緣遷國以淩夷豈其然哉

王子虎　王叔陳生　伯輿附

王子虎者僖王之子也（公穀並以叔服為王子虎）為周太宰（國語○杜預注為卿士）

襄王二十年（僖二十八年）五月晉獻楚俘于王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踐土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二十一年（僖二十九）

年王子虎盟諸侯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二十八年（文三年）王子虎卒王子虎之子王叔桓公（名未詳）為周卿士襄王二十八年（文三年）楚師圍江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楚大夫）而還定王五年（宣七年）鄭及晉平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左傳）

王叔簡公周卿士王叔陳生也簡王十一年（成十六年）晉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未將事王叔陳生飲之酒交

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又譽諸朝單襄公識之國語

靈王四年襄五年戎陵虣周室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陳生貳于戎晉人執之以告周九年襄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陳生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

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于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士匄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陳生奔晉左傳

伯輿亦周卿士簡王六年成十一年又有伯輿與周公楚爭

政或曰即伯輿

王孫滿 王孫說

王孫滿周大夫襄王二十五年僖三十三年秦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秦滅滑而還晉敗秦師于殽定王元年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

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左傳

王孫說周大夫簡王八年成十三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

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于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强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與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王孫說與之語蔑好讓說以

語王王厚賄之國語

周亂臣傳

徐偃王

徐偃王徐君子

博物志徐君宫人有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于水濵孤獨母有犬鵠蒼銜所棄卵以歸覆煖之遂蚺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宫中聞之乃更録取長而仁智襲徐君國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黄龍也

偃王令葬之徐界中今見狗壟偃王既有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因名為弓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多伏從伏從者三十六國周穆王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鬬害其民為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為徐山

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

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後漢書穆王西巡狩偃王反穆王日馳千里馬攻偃王大破之史記○後漢書穆王得騄騄之乘使造父御以告楚文王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舉兵滅之淮南子作楚莊王○按莊王去穆王遠甚且春秋莊十年荊始見于經杜預注曰荊本楚號後改為楚楚僻陋在蠻夷于此始通上國然則令楚伐徐亦殊謬誤也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鬭其人故致于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曰徐山後漢書

說苑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

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强之伐弱猶大魚吞小魚虎之食豚也文王遂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于文德而不明武備好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于此荀子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尸子偃王有筋而無骨故曰偃也又曰徐偃王好怪使人没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多列于庭

蔿國　邊伯　子禽　祝跪　詹父

蔿國邊伯子禽祝跪詹父並周大夫蔿國字子國爲子頽師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周大夫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僖王四年莊十六年蔿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又取邊伯之宫與子禽祝跪詹父田故五大夫因蘇氏作亂奉王子頽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頽王處于櫟三年莊二十年鄭伯虢公納王殺王子頽及五大夫

賓起　鄩肸　南宮極　鄩羅　南宮嚚附

賓起是爲賓孟子朝之傅也景王立子猛起說子朝欲立之二十五年昭二十二年起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于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設使寵人如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犧在已則無患害喻使早寵子朝王弗應將立子朝而崩單旗劉狄遂攻起殺之左傳

鄩肸周大夫南宮極卿士並黨王子朝悼王既立王子

朝作亂單旗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郟肹伐皇大敗被獲焚諸王城之市敬王元年昭二十三年　晉師納王王子朝入尹南宫極以成周人戍尹地震極死郟肹子羅晉師納王而還六月王子朝復入于王城羅納諸莊宫南宫極子嚚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及晉師再納王克鞏王子朝及毛伯召氏尹氏南宫嚚奔楚左傳

儋翩　儋括

儋翩子朝之餘黨也敬王十六年定六年　既殺子朝于楚

僭翩率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王處于姑蕕以辟其亂十七年定七年僭翩遂入儀栗以叛冬十一月單旗劉狄逆王晉人送王入于王城先是有僭括者靈王弟僭季之子也靈王崩僭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景王三年襄三十年僭括圍蒍逐成愆林堯叟注蒍周邑成愆蒍邑大夫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五子周大夫殺佞夫僭括奔晉左傳

論曰古者天子有四鄰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是故有問

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亟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是故天子無爵三公無官參職天子任至重也養德之器而以淫人乘之蔑不敗矣藹國師頹賓起傅朝以淫蒙惛樹之侈心惡得不爲衰周之禍哉諸子之亂佞夫最無罪食毒僭括卒隕厥生悲夫

尚史卷二十八

尚史卷二十九

列傳七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周諸臣傳以下戰國時

司寇布西周

司寇布事西周武公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無適立司寇布為周最即武公庶子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治氏為齊太公

買良劒公不知善歸其劒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言必無告人令獨知其良耳今君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子亦庶而讓之于最以嫁之于齊君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于最也使天下見之國策

周最

周最者武公之庶子也

史記公子咎為太子國策楚請立公子咎齊請立最說兩存姑闕之

赧王四十五年周君之秦或謂周最曰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原為太后養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欲攻周最謂秦王昭王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于齊兵敝于周而合天下于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

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横行于天下矣蘇厲為最謂蘇子（周臣）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于魏趙故必怒（鮑注蘇子怒）合于齊（怒最而反其所合）是君以合齊與强楚吏産子（時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楚為與國可至再世産子言易也○按吏産子語義未詳鮑解未安也）君若欲因最之事（謂與最同合魏趙此厲本謀也）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謂最曰仇赫（宋相）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韓魏齊也）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于東方（即韓魏齊）以孫秦亦將觀韓魏之于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

國則賣宋于三國言赫不忠于宋不應秦則應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使韓魏皆相之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于王也最既相魏欲之齊客為最謂魏王哀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合于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急之則伐齊無固守矣言不去周最使之合齊而以兵伐之則秦亦必伐齊謂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于秦以伐齊薛公

故主最嘗仕齊故以薛公為故主主者猶孔子適宋主司城貞子之謂也鮑彪以為指齊閔王恐誤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邱墓謂田文欲去國以避秦兵而公獨修虛信為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產以忿強秦產猶生也謂生此節目也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為救之無變王遂伐之言有變臣救齊無變王伐秦且臣為齊奴也如累王之交于天下不可言臣為齊如奴事主不可因臣而使王惡于天下鮑注以文謂齊魏恐亦誤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最入齊謂呂禮齊人曰子何不以

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禮使秦攻齊齊欲免攻故可使相禮子以齊事秦必無慮矣子因令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于子也子東重于齊西貴于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齊聽祝弗齊人外最或謂齊王閔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言秦得齊則益强强則亦不能存齊夫秦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趙恐秦伐之急兵以攻齊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言秦以趙攻齊與趙齊伐趙其實相同以理斷之必不據齊以伐趙齊無兵而趙已出兵故也之趙也處據也鮑注以理字爲句故用祝弗即

天下之理也理在受兵于趙也謂田文即薛公曰周最于齊王厚也而逐之聽祝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為後行後行猶後舉言與趙攻秦收最用之以為後舉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前與秦合今與趙攻之反其信也率從之又禁天下使從于齊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為其國言齊不合秦天下果于從齊祝弗必將出走而齊舍田文無與為國矣果為句鮑注以果弗必走為決不趨齊恐誤或為最謂金投蓋趙人之不善齊者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疑天下合而攻已又知趙之

難子言趙不敢違投齊人戰恐秦既疑齊投又不善齊故齊懼伐齊之合必先合于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並韓地趙之有已公東收寶于秦南取地于韓魏因以困徐爲之東則有合矣東謂齊言齊趙合也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强齊戰胥猶失也其失在此也戰勝謂齊勝秦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言齊勝秦秦收齊而疆理之諸國求地于齊齊不多割則必戰此秦弱齊之計不勝謂齊不勝秦國大傷不得不聽秦言齊不勝秦國必大傷不得不合于秦也鮑注以戰勝收齊謂秦勝而疆理齊不勝國大傷謂趙令

秦與齊戰秦不勝必咎趙趙必大傷詳其辭理恐亦誤也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西土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覆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國策

游騰　樊餘

游騰樊餘並周人秦令樗里疾秦惠王弟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懷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夷國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

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戒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努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悦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為之者盡包于周多于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山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遠韓近趙故言兩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楚

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及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必不敢背盟背盟王與三國攻之義也

國語

綦毋恢

綦毋恢周人也秦敗魏犀武于伊闕遂進攻周周君之魏求救魏王昭王以上黨之急武有韓趙兵辭之周君反見梁

囿而樂之也恢謂周君曰温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而設以國為王扞秦而王無之扞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粟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絶矣言趙韓援魏之路絶魏王曰然則奈何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事秦而好小利小利謂温囿言有秦助則無國患乃得游觀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温囿周君得以為辭于父兄百姓而私温囿以為樂必不合于秦臣嘗

聞溫囿之利計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囿以其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無患而嬴四十金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囿于周君而許之戍國策

宮他　馮雎

宮他周人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宛故申伯國秦飢不暇救宛晉滅之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鄭君乙二十一年韓哀侯乃滅之邾莒亡于齊邾曹姓國莒盈姓國邾二十九世莒三十世楚滅之益恃齊也陳蔡亡于楚楚惠王十年滅陳四十二年滅蔡益恃楚不備也此皆恃援國而輕

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君不如使周最陰合于趙以備秦則不毀魏周肖（鮑注疑即霄）謂他曰子為肖謂齊王（王建）曰肖願為外臣令齊資我于魏他日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為魏所重者曰有魏無魏）（反是）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于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他有罪亡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于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有馮雎者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雎使人操金與書間遺

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他國策

顔率

顔率周人也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顔率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假救于齊率至齊謂齊王閔王曰夫秦之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

厚實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于梁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于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

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醯醬甀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兎興馬逝灕然止于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率見韓公仲公仲不見率謂謁者曰公仲必以

率為陽故不見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嗇于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亦正言之而已矣語者以告公仲遽見之國策

馬犯

馬犯周臣也赧王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破魏將芒卯犯謂周君曰請令梁戍周乃謂梁王安釐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

正義周王憂懼國破若身之重病

犯請以九鼎自入于王王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國策甚作瘉後可而復之者言王病瘉所圖不遂請得其後有可之時以鼎入梁也令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為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史記

周累東周

周累周人也秦攻韓宜陽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為何如

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韓相）之軍二十萬景翠（楚將）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消迹于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珪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翠時援宜陽而有秦私故說之）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必以寶事公公仲慕

公之為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于秦受寶于韓而德東周國策

杜赫

杜赫周人赫欲重楚景翠于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于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于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于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

施于大人大人輕君施于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馬君必施于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周策　鮑彪注齊策楚策皆有杜赫當齊威王周顯王時去此八十年疑杜赫名誤　按楚策杜赫曰楚杜赫蓋別是楚人而同名氏者

呂倉　工師籍

呂倉工師籍者皆周相也事周文君　鮑彪注惠公後別有此君或惠公別稱淮南子亦有周昭文君　工師藉免呂倉為相呂倉見客于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為周君曰客者辯士

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毁人周文君之免工師藉相吕倉也國人不說君亦有閔閔之心或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宫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强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也謂辛相倉國策

温人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國策

論曰戰國之士重舌辯傾危反覆無足取者滙之以見世風之變爾

尚史卷二十九